

范东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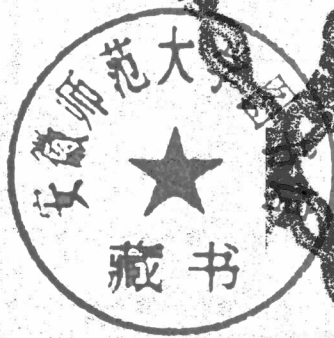
胎记

某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贺之光，在侦破一起杀人案件时遇到了钱、色、权的干扰；一起发生在“文革”时期的纵火案又将他卷入其中……光阴荏苒，时过境迁。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积案，贺之光和他的同事们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同时，还得面对上级和下级、同事、朋友、夫妻、父女等各种关系……

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范东峰◎著

胎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胎记/范东峰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10

(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获奖书系)

ISBN 978 - 7 - 81139 - 749 - 9

I. 胎… II. 范…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9860 号

胎 记 TAI JI 范东峰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18.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749 - 9/I · 09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随着我国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反映法律与犯罪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类作品越来越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文艺理论方面的足够重视。因此,这类文艺作品长时间缺乏科学的界说和艺术探讨。1981年9月作家魏军在北京文艺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率先提出并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简称‘中国法制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概念和文艺理论学科,并由他发起成立了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二十九年来,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为推动法制文学理论研究、繁荣法制文学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8年在原司法部部长邹瑜的支持下,由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并会长魏军发起,经中国法学会批准,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于2009年1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交叉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法制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同时,也为加强我国现行立法和执法的建议、建言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拓了以文学艺术形式进行全民普法教育的渠道。

针对如何引导中国法制文学创作坚持“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正确方向;在中国法制文学作者队伍中,建立一个意境高远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导向;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尊重艺术规律;发现和培养新人;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与时代同行的好作品;探索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的创作、出版、发行等产业运作的新思路、新模式,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际便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大赛征稿时间从2009年1月11日起至2009年7月11日止,历时半

年。经专家评审委员会初评、复评、终评，大赛圆满落幕。

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共有 35 名作者计 34 篇原创作品获奖。获奖类型如下：长篇小说 11 部，其中，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5 名；中篇小说 4 篇，均为三等奖；短篇小说 16 篇，其中，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11 名；文学理论 2 部，其中，特别贡献奖 1 名，二等奖 1 名；散文随笔 1 篇，三等奖。获奖结果表明：中国法制文学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文学理论方面，创作的势头十分强劲，这无疑是令人可喜可贺的一种态势。

为集中展现本届大赛的创作成果，我们特遴选出 10 部获奖长篇小说组成一个原创作品获奖书系隆重推介出版。期盼以此抛砖引玉，催生更多更好的法制文学作品面世，不断地推动中国法制文学走向繁荣，以法制文学作品所独有的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和透视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本届大赛得到了上级主管单位中国法学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还得到了《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文艺报》、《人民公安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文化报》、新华网、新浪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等媒体和出版单位的大力协作，在获奖书系即将出版之际，谨此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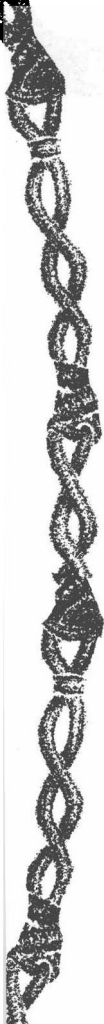
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

2009 年 9 月 9 日



目 录

一、余新感觉，这个女孩与他认识的其他女孩不一样。	\\ 1
二、亡命之徒，想杀谁就杀谁。	\\ 7
三、孙小明没想到何小鹿会死。	\\ 16
四、这是强人所难，是对公民的人格不尊重。	\\ 23
五、小叶一听贺之光说“有门”，搂着他“叭”的亲了一口。	\\ 32
六、孙俞对小叶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男人们难以拒绝的， 一个是钱，一个是女人……”	\\ 42
七、秀珍说：“蒙蒙，你爸把这个月的工资不知给他哪个相好的了……”	\\ 49
八、小叶说：“要抓住了孙小明，那军功章应该有我的一半吧？”	\\ 56
九、这天晚上，贺之光一家三口闹翻了天。	\\ 63
十、即使是收了五十万，我也不能献身啊。把我当什么人了？	\\ 69
十一、她跟余新的事早已是明的了。	\\ 76
十二、小叶心里想：贺之光人是不错，可怎么会有这么个女儿？	\\ 83
十三、她就想永远呆在这里，直到永远。	\\ 90
十四、此时蒙蒙有一种期待，就像猜测一场足球赛的输赢那样。	\\ 97
十五、文士学是副市长的儿子，尽管不是亲生的，但这并没人细究。	\\ 100
十六、孙俞的眼前出现了一线曙光。	\\ 111
十七、她认真地回顾了一下，夸她声音好听的都是男人。	\\ 120
十八、贺之光的爷爷和父亲都歿于农历大年初一。	\\ 126
十九、作案人一定是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	\\ 136



胎记

原创长篇小说

二十、抓蛇的差点让蛇缠住胳膊。	\\ 142
二十一、上一次是查无实据，这一次呢？	\\ 149
二十二、如果贺之光撒了手，田永平就算是成功了一半。	\\ 154
二十三、小叶觉得这枝野菊花另有一番味道。	\\ 161
二十四、你怎么知道人到六十岁以后就没有激情了？	\\ 167
二十五、贺之光偏不说话，等着她先开口。	\\ 173
二十六、看来，田永平把工作都做到鲁知非这儿了。	\\ 180
二十七、这一切都是贺之光给她的，她早把余新忘在脑后了。	\\ 187
二十八、当小姐的手触到贺之光时，突然被他一把抓住。	\\ 194
二十九、只是不能太嘞，不能让他认为是用色相骗供。	\\ 199
三十、要快，跑步上楼！不管局长在干什么，请他立即阅批。	\\ 208
三十一、小叶到了这个地步，今后在这个城市怎样生活呢？	\\ 212
三十二、共产党、老百姓要咱当警察的干啥？	\\ 218
三十三、贺之光两只手抱住头躺在地上一声不吭，任他们拳打脚踢。	\\ 225
三十四、小敏说：“还不如齐荏儿，什么也不知道，爱找谁找谁去！”	\\ 230
三十五、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逐步缩小调查范围，最终查出关键人物。	\\ 236
三十六、米永忠说：“小敏，是不是你把材料又当废纸卖了？”	\\ 241
三十七、“红指”共有六个头目。共查出同名同姓的两千多人。	\\ 247
三十八、小叶说：“让我当你爸的情人也行。一月一万，还得有房子。”	\\ 252
三十九、小叶一听大同宾馆，顿时面红耳赤。	\\ 258
四十、这俩人的关系已经紧张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 262
四十一、突然，他发现其中一幅画像很像孙俞。	\\ 268
四十二、周永红对纪文革耳语道：“我觉得革命也不能放火杀人啊……”	\\ 271
四十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 278
尾声	\\ 288

一、余新感觉，这个女孩与他认识的
其他女孩不一样。

胎记



余新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他喝了太多的酒。

余新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场合。自从他当了处长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人请。

他只记得身子飘飘地被人搀着，来到这个散发着淡淡香水味的房间里。搀他的人把他扶到床边坐下，又轻轻地推他躺倒。其实根本就不用推，酒喝到他现在这个程度，没人招呼就是一摊稀泥。

后来，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的时候是下午六点。中午只喝酒吃菜，没吃饭。到了饭点饿醒了。人醒了酒没全醒。头晕，眼发直，喉咙干，想喝水。他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杯茶，就撑起身子端起那杯茶一口气喝光。散了架的身子这时候才有了点活力。现在，他知道什么叫起死回生了。他无数次发誓戒酒都没办法兑现。请他的人太多。

他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之后，说：“请进。”

他看到房门把手转动，门被推开。一个笑容可掬的女孩向他走来，同时说了声：“先生你好。”

余新回答说：“你好。”

女人，是社交场上各种交易中的最后一道菜，是吃饱喝足之后的雅兴。

在余新看着女孩向他走来的时候，一股香气也向他扑来，感觉好像是走在苗圃里突如其来的某种花香。当女孩坐在床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场面有着某种意味。

女孩说：“先生，我是来为你服务的。有人已经替你埋了单。你只管说哪种服务，其余就是我的事了。你对我不同意可以换人。”

在这种时候，余新才认真地看了看身边的这个女孩。她身材很好，蛋形脸，披肩发，化淡妆。

余新说：“那就聊聊天吧……麻烦你给我要份快餐。如果你需要也来一份。”

女孩说：“好。”又拿起电话问：“先生你要什么？”余新说：“来份米饭套餐吧。你随便。反正有人埋单。”女孩冲他笑了笑说：“不好意思，我也没吃饭，让你破费。尽管有人埋单，但这都得记在你的名下，你得落份人情。”余新说：“没事。”

女孩打电话订了餐。

余新问：“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干吗来干这个？”

女孩说：“你干吗要问这个？这与我为你服务有关系吗？”

余新说：“随便问问，没什么别的意思。你别误会，我不是

一、余新感觉，
他女孩不一样。
这个女孩与他认识的其



建议我去学电脑，学成了到哪个公司当文秘什么的。可是，我首先学会的是城市女孩的穿着和打扮。我没法不学。我受不了城里人对农村人那种歧视的白眼。我咬着牙要改变现状。曾在一家电脑学校学平面，其余的时间给人服务，就像现在这样。每天早上九点我去上课，老师要求我坐在前排。因为我已经多次在上课时打瞌睡。我必须用这种办法挣学费。结果我交了学费，因为我上课老打瞌睡，最终什么也没学会……学了一个月学费也白缴了。从家里出来时，我妈只给我三十块钱。你以为我情愿干这个？我没有生存的本事……闲的时候我只能看看书打发内心的空虚。”马攀说着眼圈红了。

余新听着，对马攀有了一种陌生的同情，就像在街上碰见了乞丐。余新有个感觉，这个女孩与他经历过的其他女孩不一样。他能看出这个女孩不失真诚。

这时候，两个人的眼光在刹那间相撞。但双方又很快把眼光收回。

有人敲门，是服务生来送饭。

两个人边吃边聊。余新知道了马攀家在四川农村，家里还有父母和一个弟弟，生活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家里的地被开发商征用，父母用征地款给弟弟娶了媳妇。父亲在城里做小生意。母亲在家闲着。

饭吃完了，马攀放下餐具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最长不能超过三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快一个小时了。你算是个好客人，没一见面就对我动粗。虽然你也喝了酒，但与平常那些喝醉了酒的客人不一样。就按你说的，我们现在就开始聊天吧。”

余新说：“是不是时间越长你得到的就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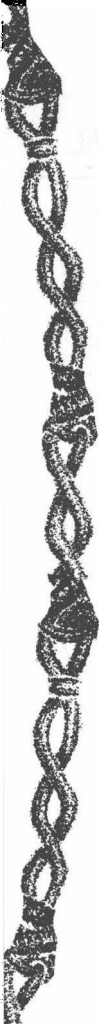
马攀说：“当然是。如果是最好的服务，我会得到更多。但这得你说了算。”

余新说：“那就要最好的服务，最长的时间。”

马攀开始脱衣。其实，她穿的衣服只需把关键之处的带子轻轻一拉，浑身上下马上一览无余。刹那间，马攀裸体呈现在他的面前。余新此时却不知如何应对了。在这种场合和其他的女孩在一起，她们都没有这样过。那些女孩一听说他只是聊天，就用不着付出这种代价，时间一到就一甩手走人。可是这个马攀好像是一定要让客人觉得物有所值。

马攀说：“我们就这样聊天……不然，即使是别人给你埋单也有

一、余新感觉，
他女孩不一样。
这个女孩与他认识的其



马攀开始穿衣。

马攀一边穿衣一边说：“如果以后有人请你，你会不会再来？”

余新说：“我当然会再来。这样的聊天别有一番滋味。这应该叫裸聊吧？”

马攀笑了笑，说：“那就请你记住我的手机号码。你来了就要88号为你服务。你就权当是扶贫吧。”

马攀说了号码又问：“你能记住？”

余新说：“能。”

马攀说：“谢谢你。我很想多陪你一会儿，听你说话挺有学问。可是不行。超过了最长时间，我会被罚款。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这就不用麻烦了，你存下来就行。我初来乍到，说不定有些事还需要你关照。”

余新说：“好啊。”

.....

当马攀拉开房门离开时，余新看到她眼里有一种顾连的意味。

二、亡命之徒，想杀谁就杀谁。

胎死

余新离开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他刚走出酒店的大门就听到手机的铃声。他看了看手机，是贺之光打来的。他“喂”了一声。那边说：“老没见你打电话。忙啊？”余新说：“忙着吃饭喝酒。我都快喝疯了……”还没等他说完，贺之光打断了他：“别喝酒了，来喝茶。北新路上岛咖啡，不见不散。”还没等余新回话，那边手机关了。其实，是贺之光怕余新失约。

余新骂：“牛什么牛。不就是当个刑警队长吗？”

余新脑子里还在跟马攀聊天。他认真地回忆着每一个细节，觉得挺耐人回味。

贺之光坐在一个僻静的位置，抽着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余新向他走去的时候心里在想：妈的，一定是遇到烦心事了。开心的时候咋不叫我？前几天报纸上登了他破获一个盗窃案的消息，余新打电话让他请客，贺之光说：“正开会。等会儿给你打过去。”可是，已经五天过去了也没见他打电话。

余新一坐下就看表，说：“都他妈十点多啦！有这么晚请人喝茶的吗？”贺之光说：“别贫了，哥们儿嘛。喝茶！”贺之光给余新倒了杯茶，一推，又说：“喝吧。”余新说：“有事？”贺之光说：“没事就不能请你喝茶啦？你不就是当个处长吗？现在的处长用笤帚扫，连垃圾场上都能发现处长的任命状。”余新又用手指头敲了敲表壳说：“都十点多了！”贺之光说：“夜里三点我都敢给你打电话！急了哥儿们把你老婆也拽出来喝茶！怎么了？牛了是不是？”余新说：“你们当警察的对谁都是满口的霸气。我又没犯到你手里！”

其实贺之光自己不觉得，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他干了警察后说话带着霸气。

贺之光给余新拿了支烟，又“啪”的一声打着了打火机，递到他的嘴边，说：“抽。”

烟点着了，余新抽了一口。

贺之光说：“还怪我这么晚了找你。你也看看手机上有多少未接电话！”

余新在酒店吃饭喝酒带洗澡，在酒桌上没听见电话，喝醉了就更听不见电话。洗澡时衣服脱了放在衣柜里，手机在兜里放着。跟马攀聊天时穿着酒店备用的休闲服。

贺之光跟余新从小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老一辈人相处得跟一家人似的。余新的奶奶耳背，“文革”中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张”的最新指示发表后，余新的奶奶说：“啥？路上放个缸，

二、亡命之徒，想杀谁就杀谁。

贺之光说：“孙小明杀人了！”

贺之光说完，以为余新会大吃一惊，没想到余新反而平静地喝了一口茶。贺之光暗自叹了口气，心里想：你看这年月，连听到杀人这样的事都没一丝一毫的惊色。

余新又抽一口烟，问：“杀人怎么啦？与我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怀疑我跟孙小明杀人有关？”

贺之光说：“我真的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孙小明的事情。”

余新说：“我只认得他爸爸孙俞，不认识他儿子孙小明。”

贺之光说：“但你肯定见过！”

余新又来气了。他站起来要走，被贺之光一把拉住。

“你别急着走。再喝一会儿茶。”贺之光说。

“那你得调整一下口气，你再这么像审犯人一样，我就走。”

“哥们儿，你先坐下。”贺之光说话拿捏得细声细气像京剧里的旦角。

“我说过了，我不认识孙小明。”余新说。

“我也说过了，你肯定见过孙小明。”贺之光说，口气非常肯定。

贺之光拉着余新的手没松。余新又坐下了。

“孙小明在杀人之前你见过。”贺之光说。

“这不可能！”余新说，“我压根就不认识孙小明，怎么可能在他杀人前见过呢？”

“这么说吧，也许你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确实见过他。”贺之光说。

余新听贺之光这么说，才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贺之光所说的这种情况倒是有。余新叫不出名字的朋友太多了。有的人初次见面介绍了名字，有的还给了名片，但后来因为不常来往就慢慢忘了。

贺之光说：“前天，就是中秋节，晚上你没回家。”

余新这才想起来，前天晚上他是没回家，和小叶在一起住在她家。

中秋节这天下午，余新拿着单位上发的月饼和水果回家。半路上就接到小叶的电话。小叶在电话里问他：“……你在哪里？”余新说：“我正往家走。”小叶不说话了，他听到小叶在电话里的气息声。余新说：“小叶……你怎么啦……”小叶说：“……余新……你有家……可我的家在哪里？”

余新怔住了。是啊，小叶的家在哪里？